

F 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故乡的雪

□刘俊韬

小寒降大雪，2020年的第一场雪，伴着呼啸的北风，飘飘洒洒，持续了一天一夜，似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子夜时分，独自一人站在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的一座居民楼的阳台上，望着窗外影影绰绰舞动的大雪，想念远在300公里外的妻儿，更思念千里之外烟台莱州老家的母亲。故乡的雪的影子便在脑海里浮现，连同那些永远抹不掉的记忆……

那年我7岁。大年初二，大雪封门。那场雪是正月初一半夜下起来的。三婶要生产了，原本预产期是在半个月后，爷爷奶奶说等过了年就送三婶去镇上的医院，可是堂妹太性急，非要早早地出来跟我们一起过大年。三叔在部队因为有任务回不来，一大早，三婶就叫嚷着肚子疼，爷爷奶奶催促父亲想办法送医院。

雪还在下，悄无声息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农村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牛马车，没膝的积雪根本没有办法出行，父亲在天井里急得团团转。三婶高一声、低一声地叫嚷着，母亲忙前忙后照看着三婶，“羊水破了”，母亲这一嗓子把一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爷爷奶奶连喊带骂地催促父亲到镇上的医院去请大夫，让小姑去找村里的接生婆。

我们姐弟三个都是村里的接生婆在家里接生的。那天的雪实在是太大了，走在对面儿的人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楚。父亲扛着自行车出了门，小姑抹着眼泪去找接生婆。一家人都担心会出事儿。

怕啥来啥。雪大路滑，接生婆连滚带爬地来到家里时，三婶已经疼得浑身是汗，换了三床被子。胎位不正，接生婆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，忙活了近两个小时后愣要撂挑子走人，让爷爷奶奶另请高明。爷爷奶奶好话说尽，接生婆总算是没有离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三婶的房间里传

来清脆的啼哭声，堂妹来到了世间。随着堂妹到来的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三婶产后大出血，根本止不住。接生婆见事情不妙，拍拍屁股走了。母亲抱着三婶急得直哭，奄奄一息的三婶微笑地看着襁褓中的堂妹心有不甘地闭上了眼睛。等连个医生的影子都没有见到的父亲沮丧地从镇上回来的时候，三婶早已死在了母亲的怀里。

那年的雪，是殷红的，还有带着噩耗的痛。

我11岁那年的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勤。隔三差五便光顾的大雪，让整个村庄一冬天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。

那年是包产到户的第一年，我们家的花生大丰收。入冬夜更长，晚上做完作业，母亲给我们姐弟三人布置了剥花生的任务，谁剥得多给谁奖励。姐姐和弟弟因得熬不住，也不管有什么奖励，都回屋睡觉了。我一个人陪着母亲剥花生，直到母亲给了几块水果糖催我去睡觉。我吃着母亲奖励的糖，心里那个美啊！穿过天井回厢房时，雪又下起来了。我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，感觉雪落在脸上一点儿也不冷，有一种舒爽奇妙到美进心底。

乐极生悲。我品着糖果的甘甜，哼着小曲儿坐在坑沿上脱裤子时，不小心从坑上摔了下来，左肘着地，瞬间失去了知觉。母亲听到我的哭喊声跑进屋，头上顶着一头雪，一只鞋也跑掉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的左肘肿得比大腿还粗，疼得一夜未合眼，母亲搂着我坐了一夜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雪依旧在下。我们一家五口踏雪来到村头长途汽车乘车点，母亲决定让父亲带我去县城医院看看，担心骨头断了。我们姐弟三人从来没有去过县城，我能有机会坐汽车去趟县城，感觉心里挺美的，本来很疼的胳膊也不怎么疼了。

县城真大！到处都是楼房，很气派。县医院也是楼房，不像乡镇医院跟普通民居一个样子。拍片显示，我的左肘鹰嘴骨折。医生为我的整条胳膊打上了石膏。中午父亲带我到县城下馆子，吃的什么记不得了，那是我第一次在饭店吃饭。

下午乘车返回的路上，雪还在下。那天的雪花是盛开的，我分明看到了每一朵雪花洁白美丽的花瓣儿。

那个冬天，班主任对我特别照顾，怕我受伤的胳膊冻着，把我的座位调到火炉的旁边；同学们也向我伸出友爱之手，争着抢着帮我干这干那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谢谢。

那年的雪，是洁白的，还有伴着爱心的暖。

未满十八岁离家参军，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。三十年间，每年回故乡的次数有限，即便是冬天回去，也极少再看到故乡的雪了。

前年国庆节前，我被派驻到中国牡丹之都菏泽，这里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2020年的第一场雪，是在第二故乡经历的。给母亲打电话，母亲说老家也下雪了，雪不大，下了没多会儿就停了；整个冬天都没下场像模像样的雪，雨水倒是不少。母亲嘱咐我别总熬夜，别太辛苦，也是快五十的人了，要保重身体。那一刻，我泪眼婆娑。

含泪望着窗外马路上的路灯，灯光里筛下万千雪花，五颜六色，迷迷蒙蒙，如梦似幻。

今年的雪，是彩色的，还有裹着思念的苦。

故乡的雪，应该也是这样的。

Y 有此一说

ouciyishuo

危难识人

□马 德

一个人，在你危难的时候，想起的全是你的好，必然是良善的人。他这么想的时候，悲悯心正在发生，同时被激发的还有爱 and 道义。这一刻，你也许看不到星光，但一颗心在璀璨。

如果你遇到危难，对方却选择绕道而去，甚至连道都不用绕，直接视而不见，他必然是自私、冷漠的人，这一刻他剥去伪装，呈现出本质的寒冷。

至于那些在你倒霉、落难时看你笑话，恨不得再踩上一脚的人，是如此狠毒、刻薄。

在人际交往中，多亲近第一种人，远离第二种人，最好不要与第三种人有交

集。遗憾的是，生活中，有些人常常被后两种人蒙蔽，又时不时伤了第一种人的心。在该感恩的地方浮光掠影，在该交割的地方又纠缠不清。

危难识人，也可识己。

如果一个人在危难时，永远没有一个人相助；如果一个人活到最后，连心地良善的人都说不出什么好话来，那就活得十分失败了。无论他在物质世界得到过多少，都会是人格世界、精神世界里穷乏的人，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为人处世。这里的“穷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下熙来攘往，却没有一个愿意跟你交心的人。

也因此，能在精神的世界里做一个富足的人，是多么有意义和幸福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

戏文匠：认出庐山真面目 装成罗汉古须眉

戏文匠，也称“穿人子”，是一种艺术性较高的民间工艺，不同时期的称谓及用途不尽相同，制作彩门、灵棚、戏台、店铺门面装潢、匾额及扎作人物、纸马、戏曲、舞具、风箏、灯彩等项，是原始社会以来墓葬殉葬俑的演变和发展。

戏文匠的制作工艺，一般先将秫秸截为五寸长，下插竹签，做为骨架。秫秸外面裹一层纸，再粘上一个圆形纸筒做为内衬。用彩色电光纸或花纸剪成衫、裙、裤，粘在衬纸外面。人物的头是以胶泥用模子脱成，下插短竹签，干后涂粉，染成肉色，用小狼毫画眉眼、口唇、鼻孔，然后戴帽、粘头饰。把头、身组合一起，插在“斗子”内。这样制作的人物都是站立着的，亦可用麦秆绑成骨架，外面衬以棉花，然后穿衣靴，戴盔甲，安手掌，饰以枪刀剑戟，制成各种姿态的人物。

鲁西南人爱听戏、唱戏、说戏，正因为如

此，鲁西南戏文纸扎尤以戏文故事题材纸扎最具特色，非常普遍。每年赶庙会时，有许多精彩生动的戏曲演出，这些戏曲剧目的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为戏文故事纸扎提供了较好的素材，这些剧目中演员亮相的神情举止对戏文纸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鲁西南戏文纸扎作品一般是两三人组成一出戏，人物神采飞扬，相互之间以动作、表情呼应。此外，还扎制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衣食住行用品，如亭桥牌楼、住宅院落、桌椅板凳、杯盏盘碗、服饰鞋帽、被褥枕头、牛马车辆等等。

鲁西南戏文纸扎的内容除了戏曲故事，还有神话故事、历史故事、传说故事、小说等。这些纸扎多描写戏曲舞台效果，表现典型的情节、人物和场景，大都刻画精彩的典型瞬间，人物的动态幅度较大，表情生动传神，开脸根据戏曲中的生、旦、净、丑而



形象有别。在《中国民间美术全集·祭祀卷》《中国民艺采风录》等丛书中，均收录有鲁西南纸扎艺人的戏曲纸扎作品。



图/妍言 永革 世江 丽敏  
文/彭忠  
策划/运斋 庆堂

民间工匠